

北東的下蹄鉄本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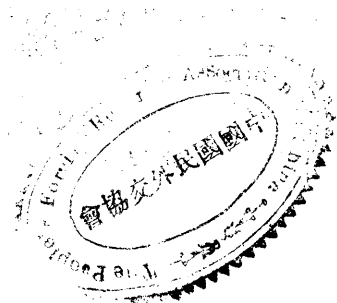
著 如 斐 宋



中國圖書公司出版

版 出 社 譯 編 物 讀 時 戰

The Chinese Library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7562B

北東的下蹄鐵本日

著 如 斐 宋



1938

版出社譯編物讀時戰

代序 日本佔領東北六週年

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我東四省已達六個整年。我們廣大的大好領土受到它鐵蹄的踐踏，我們三千多萬的同胞日夜處在水深火熱的環境下。東北同胞六年來怎樣忍受窮苦的生活，家庭怎樣分離失散，身體怎樣受着殘酷的刑罰，精神怎樣受着奇重的侮辱，……這些一切的一切，不但我們抗戰的同胞應該知道，對於漢奸及無抵抗主義者更是當頭一棒。日前北平的朋友寄來一本「倭寇在東北的暴行記」（東北文化協會行刊），內容詳述日本帝國主義六年來在東北所行種種慘無人道的野蠻行為，注重事實的記載，實在是關內不容易得到的材料。又因這本小著作不是公開的賣品，歡迎同胞介紹，所以特爲利用這些材料編寫本書以供關內同胞參考。

現在全面的抗戰業已爆發，情形已與往年截然不同。日本帝國主義在六年前佔去我們東北，拆破我們的大好河山，願猶未足，今年七月又在盧溝橋發動其佔華北的侵略戰爭，更延而至於淞滬，我們持重隱忍已到最後關頭，整個民族遂奮起作全面的抵抗，華北抗戰已經過四月有餘，淞滬抗戰也將支持三月了，并且抗戰軍隊各方面都有步步勝利的趨向，侵略者過去冒險成功的理想已經完全粉碎而變成了迷夢了。我們能努力繼續我們全面持久的抗戰，「外強中乾」的日本侵略者自不難打退，我們的廣大失地也可以奪回。我們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一齊奮起罷！殘留在關內的東北同胞，現在正是「打回老家去」的時機了！

宋斐如 識於首都

一九三七，一〇，三〇

目次

代序 日本佔領東北六週年

緒論——日本殘暴的一般情狀……………一

第一節 明搶與暗奪……………八

(一) 武裝移民強佔民田……………八

(二) 苛捐與雜稅……………一〇

(三) 「經濟統制」下的掠奪……………一三

第二節 煙毒與梅毒……………一七

(一) 毒化政策……………一七

(二) 種煙地區的統制……………一八

(三) 梅毒的傳播……………二〇

第三節 暴行與奸淫……………二二

(一) 強婚與強奸……………二三

(二) 日本軍隊的奸淫……………二三

第四節 殘殺與酷刑……………二六

(一) 殘殺的恐怖政策……………二六

(二) 殘酷的殺戮方法……………三〇

(三) 酷刑的實例……………三二

第五節 奴化教育……………四〇

(一) 教育的統制……………四〇

(二) 教育界的奇聞……………四二

(三) 教育界的摧殘……………四四

第六節 壯丁的劫運……………四六

(一) 抵抗與防範……………四六

(二) 徵兵與保甲制度……………四八

(三) 徵工築路……………四九

第七節 日常生活的不安……………五一

(一) 浪人的滋擾……………五一

(二) 「夜不閉戶」……………五二

(三) 行動不自由……………五三

緒論——日本殘暴的一般情形

封建的軍國主義的日本帝國，本質上就是殘暴陰險的東西，并且帶着卑鄙惡劣的根性，日本帝國主義殘暴陰險的卑鄙行爲是非常普遍的。馮副委員長煥章先生素來主張我國上下精誠團結一致抗日，所以對於此點注意最周密，最近發表一篇文章，把日本帝國主義的種種矛盾及其所反映的劣根性全部揭破，每條皆有事實爲證，特爲轉錄於此，以爲認識日本帝國主義者作參考：

自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我對全國各界，祇有兩個字的要求；這兩個字，便是「抗日！」二十二年五月，我在張家口曾組織抗日同盟軍，收復了康保寶昌沽源和多倫；因爲時勢的阻隔，以至中道而輟。前年（二十四年）十一

月一日，我到南京，便爲的是廣續以前的工作，促成中央政府澈底實現抗日主張。在察北，冀東和東北四省沒有收復而日本侵華野心沒有完全斂戢以前，我是不會絲毫改變或放棄我這抗日主張的，也不會停止我的抗日工作的！所以，我有用口舌的機會，我講的是抗日的話；我有用筆頭的機會，我寫的是抗日的文章。

中國有些人民懷着害怕日本的心理，以爲日本海軍如何，陸軍如何，空軍又如何。這樣的人，雖然看見日本的橫暴，憤怒之火縱是在心中燃燒着，但也難鼓起勇氣來。

其實我們拆穿日本的西洋鏡，戳破他這紙老虎，我們不但必怕他，反而覺得更有勝利的把握。

日本帝國主義，因爲他的實力太差了，國內病症太多了，所以對外的侵

略，尤其對中國的侵略，所用的不過是一些誘脅竊盜卑鄙無賴的手段，請待我簡單摘發出來：

一、竊盜——日本大規模的走私，企圖擾亂我國的財政金融，打擊我國的工商業，於是我國遭受了重大的損失；這些話此刻也沒有工夫多說。單就走私而論，這便是一種擴大的偷稅行爲。無論在那國的法律上說，偷稅是一種罪惡；而日本的走私，比偷稅還利害。因爲偷稅者還不過是一種偷偷摸摸的竊賊而已；至於日本的走私更是政府明目張膽有組織的強盜的行徑！

二、挑撥離間——在日本二十四年駐華總領事會議的記錄上和去年松室少將對關東的情報上，或顯明的或隱晦的，都說，要用各種挑撥離間的手段，來造成中國各實力派的對立，使我們自相殘殺，他更乘機收漁人之利。而且，在國際上，也用各種挑撥的宣傳，來防止我們聯絡蘇俄與英美，造成國際的孤

立。這些都是事實，幸而國人都漸漸明白了沒有上他大當。

三、卑鄙——二十三年六月日本預備對我有積極行動，事先要找藉口，於是逼迫其駐南京副領事藏本潛逃自殺。藏本雖然躲到紫金山藏了幾天，可是沒有勇氣自殺，終於被我國尋出勸回來了。日本的口實沒有造成，反而鬧出一場大笑話。但是他這種卑劣手段並不因此而中止，去年九十月間漢口上海の日僑的被殺，也是日本爲尋釁而弄的藉口罷了。

四、殘酷——去年在海河發現的許多浮屍，後來調查，是日本駐屯軍招數百工人鑿地道，完工之後，又怕他們洩露祕密，一齊把他們弄死拋到河裏的。這種殘酷的行爲，在歷史上，僅有秦始皇活埋修墓工人的事可比！

五、橫暴——當去年十一月三日日軍在北平大演習，穿過朝陽門走到花市口時，有東方高中學生許運堯偕其妹上學。這位十一歲的小女國民，看見敵軍

在我國土上耀武揚威，忍不住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料竟觸坦克車上的日軍之怒，立刻下車，拖著那勇敢的「中華民族的女兒」放在車前，車輪過去，壓軋得「血肉模糊」「頭骨粉碎！」

六、陰險——日本對我國的外交言詞，無不是「笑裏藏刀」外表說來好聽，內中實際埋藏着惡毒的奸謀。譬如所謂「經濟合作，」便是想囊括中國全部的資源；所謂「中日親善，」便是要我們投降屈服；所謂「共同防共，」不管想控制我國的軍事行動；這都是一些陰險的毒計。

七、誘騙恫嚇——譬如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塘沽協定，以及二十四年七月六日的何梅協定，都是日本用誘騙恫嚇的手段使中國屈服的。前者劃平東十九縣爲非戰區，演成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冀東偽組織之成立；後者，使河北空虛，形成如今華北不安的局面。這都是中國重大的損失。

八、收買——日本常用錢或預約的權利，收買大大小小的各種漢奸，所謂「駐華特務機關」就是製造並指揮漢奸的總機關。

九、惡毒——日本侵略中國，除用經濟，政治，武力諸手段外，還有種毒化政策。凡有日本人到的地方，隨即帶了鴉片、白面、紅丸來戕害中國人的身體；隨即帶了朝鮮和日本的妓女，傳播楊梅，來斷絕中國人的後嗣；隨即開設賭場，來頹唐中國人的意志，並且斷送中國人的生路；這是如何惡毒的方法呀！

假若有一個人，他生性具有卑鄙、殘酷、陰險、橫暴、惡毒的本質，而用挑撥收買的計策，來離間我們的兄弟家人；又用誘騙恫嚇的手段，來使我們屈服；再用竊賊強盜的行爲，來奪劫我們的財產，制死我們的生命；這個人，是我們的朋友，還是我們的敵人？這個人，除掉與他同樣的人外，又有誰同他做

朋友？一個人，只具上列惡德之一，已經很難立足於世；何況一個國家，更何況這個國家具有全部的惡德呢？同時，我們對於這種惡人，對於這樣無賴，只有強硬不能軟弱，因為每個無賴，他生性只是欺軟服硬的，你要軟，東三省把他還不夠，又要熱河，又要內蒙古，又要華北，甚至要你的一切一切，這樣下去，我們非亡國滅種不可。你愈硬，他便無可奈何了，可以一切都退還你。所以，為求着自己的獨立生存，我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不但用不着怕他，而且萬不可怕他，只有硬拚的抵抗他。

所以日帝國主義用卑鄙、殘酷、橫暴、陰險、挑撥、毒辣、奪劫、誘騙、恫嚇收買各種卑劣手段來侵略我們，我們還報的方法却不如是，我們只用團結的一個抵抗的心，拿著全國的鐵和血來答覆他。

第一節 明搶與暗奪

(一) 武裝移民強佔民田

日本佔領東北後，爲了伸展他的勢力，便實行「武裝移民」的政策。依照日本拓務省的滿洲移民計劃，二十年間要移五百萬人到東北去。移民津貼共分三種：集團移民平均每戶五人，發給補助費一千元；農業自由移民每戶五百元；其他自由移民每戶二百元。這些移來的日本人和朝鮮人都帶有槍枝彈藥，預備鎮壓中國「叛民」。他們如需要土地，便由官廳定出價格，由日人或韓人選擇強買。這官定的價格，是非常不公平的：如富錦、依蘭、土龍山等處，原來土地一畝可值三四十元，但日本却以每畝五元的價格強買了去。日本樂意買那一塊便可買那一塊，中國人是不許不賣的。富錦有王姓一家，因不願將自己的

土地出賣；便舉家老小八口，一齊被日本槍決。此外，日人又到處強租土地；他們見到願意種的好地，便不管你地中是否有禾稼即將收穫，立刻便租了去。輯安縣因此曾引起農民暴動，但雙方對打一天一夜的結果，農民失敗了，村莊被焚，有壯丁七十六名，一齊被日人鎗決。民國廿三年的依蘭農民暴動，中國人被殺二千餘人，也是由強佔農民土地引起的。

強買與強租之外，更令人難堪的，還有「強佔」。日本浪人和朝鮮人，見到美肥的好地，時常要直接佔爲己有。單就吉林東部及拉濱綫沿線說，日本在計劃中要佔取的田地便有一千萬町步（每町步約當中國十六畝多。）木塞一區也有二百五十萬英畝。（每英畝合中國七、〇八畝）——此消息得自西文報）

黑龍江有個大富戶，數代的辛苦經營，頗有一些資產。日人得知後，便想把該富戶的財產沒收。但是因爲對該富戶的財產真象不明，一時不好下手。後

來日本官方派去日人十數名作該富戶的見習生，說是爲了幫忙，也順便學一學富翁經營產業的方法，等那十多名日人對該富戶的財產真象明白了，日本便派軍警將該富翁抓去財產沒收。

（二）苛捐與雜稅

日本初到東北時，苛捐雜稅，減免一部分，腦筋簡單的老百姓，都以爲真的從此能過太平日子。却沒想到這完全是日本欺騙的政策，只是一種緩兵的計策。現在的東北，比從前重到千百倍的苛捐雜稅，是一天比一天的多起來，如東北人民養狗，日本便命令每隻狗都須帶一個銅牌子，這銅牌由官廳出賣，每個價洋三角，老百姓飼養的鷄鴨鵝，也要上稅，每五個編爲一架，一架每年要納稅七角。此外如屠宰捐，每隻豬四元二角，羊二元五角，牛六元，實重到空前未有。此外，因恐怕人民加入義勇軍，又設一種「良民證」，有此良民證方

能證明不是胡匪。凡十二歲到六歲的人，都要用連保的辦法向官廳登記，每人配帶「良民證」一張；每張售價一角，適用一年，到第二年經檢查之後又須再買。還有所謂地畝捐、警學捐、民團捐、戶口捐、灶捐、喪捐、喜捐、大排捐、公路捐、公益捐、濟貧捐、剿匪捐、門牌捐、保甲捐……千奇百怪，筆難盡述。

依照日方的統計：到去年止，東北的田稅增多四分之一；畜稅增加七分之一，戶口稅增加四倍。這因為：移民、築路、打義勇軍、……處處都需要錢，日本不能不橫徵暴斂以爲支出。支出的預算出自田畝的，起初只佔百分之五十，去年則已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了！自民國廿二年到廿五年，日本在東北的開支共三十萬萬日元，這些錢無疑的都壓出在東北的老百姓身上！

現在東北的城市中，各商店所納的定額經常捐有三種：（一）每月按照營

業額納捐千分之五，這捐比從前已加重了五倍。（二）每月按照純利潤再納捐百分之十。（三）估捐（？）這是任意規定的。日本憲兵對商舖先行調查，認為商舖一共值洋若干，便依之定出定額的捐，到期必須交納。這估計的數值當然是非常之高的。據瀋陽來信得知：資本二千元的商舖，每年所應納的估捐在百元左右。

除了這重重的定額稅之外，又常有臨時的攤派，如去年便曾派過兩次「援綏」勞軍捐；前年日本地震時，又曾派過「日本地震捐」。臨時捐有時多有時少，稅額任意規定，每年總要有十數次。

因為稅太重，許多店舖便不免有漏稅的事情。日方於是自廿五年九月起，限制各商舖都要用複寫式賬簿賬底寫兩份，一份存放，一份報官。這種報告。每兩天一次，是不能少有延誤的！呈報時手續複雜煩難，時被嚴行查問。

(三)「經濟統制」下的掠奪

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佔領地實行掠奪式的「資本原始積蓄」是它一貫的殖民地政策。以前對於朝鮮及台灣施行過的經濟政策，現在又都照樣實施於我東北了，其程度並且變本加厲。日本爲着移轉中國人的財產到日人手就實行所謂一種統制政策，一方面設法收買中國人的事業，另一方面限制中國人創設新事業。現在重要的產業全部操在日本國家資本及財閥資本手裏。截至去年，日本在我東北的投資總額已達二十五億元以上，如再加以以上政治上的投資，實在是可驚的數目。由日本國家資本和財閥資本結合的滿鐵公司已成東四省的經濟王及實際的支配者。詳細的剖述不是本書的範圍，這裏只揭一二做事實。

資本的集中和兼併，若再加上政治的助成及民族性的差別，其發展就愈發急速而偏向了。日本資本在我東北的發展完全循着這條路綫。日本在東北自民

國廿四年即實施商標法。不得政府許可就無法營業或開業。日人操縱於其間，日韓人資本第一步就佔得制勝的基礎。日人支配下的偽國政府又指定各公共機關的用品必須向日韓經營的商店去購買，大白煤炭小至一張信箋皆不能例外。中國商店就只有「關門大吉」了。所以「九一八事變」後日韓人所經營的產業就如雨後春筍般增加起來。僅僅含軍事意義的特殊公司的公稱資本，即達三億八千七百五十萬元以上，已繳資本亦達三億元之多。

在統制經濟之下，日本施行「農產專賣」的政策。對於東北主要農產的大豆小麥高粱等，日人禁止老百姓私相售賣；收穫之後，一定與賣給「官家」，至於價格自然是由「官家」任意規定的。日人從中居奇，廉價買入，高價售出，一賣一買間的操縱，便使老百姓幾乎不能生活。如在錦州，秋季時高粱價爲八角至一元，但到春初則漲至三元還多；小麥初秋時每噸價洋四十元，但到

春初則漲至九十七元。

日本爲了從東北取得工業的農產原料，又任意命令老百姓種植他所指定的作物。如去年「偽滿洲國」實業部，在吉、黑交界地方設置大規模之飼羊場，購買得亞利安羊二百萬頭，蒙古羊一萬一千頭，強迫附近的農民飼育，不但良田改爲牧場，而且老百姓代養的羊，如有死亡，還要照價賠償呢！

在日本這殘酷的操縱與摧殘下：東北的農業是很快的衰落了。依照統計，民國二十一年東北產豆共有五百三十萬噸，民國二十五年則激減爲三百八十萬噸！

自九一八事變的第三年起，日本即實行紙幣政策，要老百姓一律使用紙幣，有現洋都要存入偽國銀行，不得再行使用。用紙幣換來的銀與銅，用紙幣去買的錫與鉛，日本都集中合成大塊運回本國，一方面使東北民衆缺乏反抗的

鐵器，一方面好製造他們要製造的東西。

東北同胞，因為不堪日人的種種滋擾，許多便想重回關內故鄉。在起初，日本在急需勞工建築道路與軍事工事，是禁止東北人回鄉的。後來禁令取消，但限制人民出境帶款，每人只許五十元的路費，再多了是要給官家沒收的。但到紙幣政策已見實行的現象，「滿洲國」的紙幣出境後便成廢紙，許多同胞簡直連路費也籌不到了。數年勞苦的積蓄雖說不少，但他只能空嘆「有家歸不得！」

東北與內地的匯款，也是要受限制的。東北有錢的人，要向關內匯款，必須要向銀行中的日人填表聲明用途，然後才准匯寄。匯寄數目，每人最多不得過五百元，至少須化用五六個人名分匯五六次，但一旦敗露，便要沒收。

從關內向關外匯錢，最多也不得過千元，匯款人必須說明用途，找具保狀，方能領出，如果用途不明，也有被沒收的危險。

日人在東北又極力排斥中國人。現在各機關各地方日人都一天比一天的多起來。至於有職業未加排斥的中國人，也多半幾乎無法生活。如拉濱線的鐵路工人，去年曾一直有半年的工夫不發薪。在工廠裏工作的中國工人，受待遇也非常的不公平，如在瀋陽，日、鮮人一日可得工資一元餘，中國人則僅能得三四角。

第二節 烟毒與梅毒

(一) 毒化政策

日本帝國主義進佔東北以後的中心政策是：「祇要土地，不要人民」。所以，五年來對於東北民衆，除了殘暴的屠殺以外，還拚命實行毒化政策。企圖在烈性毒品的麻醉下，根絕了東北同胞的延續。自從一九三三年嗾使傀儡組織

頒佈鴉片公賣法以後，整個的東北，便成了黑化世界，強制種植，「國」營專賣，官准吸食，這是舉世皆知的事實，我們看國聯專員美籍學者濱道祖滿（Ben Dornon）博士，論「滿洲國」的一文中，有這樣一段：

「……『滿洲國』對鴉片種植的許可和提倡，以及官辦鴉片營業的組織，深足引人注意，『滿洲國』之所以受外人的騰笑和嚴刻的批評，多以此違法的鴉片政策。……一九三四年『滿洲國』土地，除黑龍江外，共種鴉片十七萬七千七百五十畝，據遠東通信社消息：『滿洲國』以減稅清鄉的積極辦法，來誘致熱河農民，增加鴉片的收穫，去年僅就熱河一省，種煙十萬餘畝，而偽滿政府祇在該省的鴉片稅收即達三百萬元……」

現階段的毒化政策更技巧毒辣了，我們把它分別寫在下面：

（二）種烟地區的統制

在鴉片法公佈的初年，由於日偽當局的獎勵提倡，幾乎是遍地罌花，處處芙蓉，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的階段中，種煙的畝數從九五九，〇〇〇畝增加到一，六六五，〇〇〇畝，煙田的散佈，普通到熱河全省，吉林全省，以及遼寧東邊的各縣。以後由於專賣制度的實施，爲了便於統制緝私和收納，所以，種植的畝數較前縮少。一九三六年種煙畝數計一，〇三〇，〇〇〇畝，散佈的省份，即有熱河全省十二縣，僞興安省，僞三江省及濱江省中的林西，克什克騰旗，富錦，同江，撫遠，寶清，及虎林等七縣一旗，據僞滿當局公布這種統制有兩種意義：（一）東北（僞三江省，濱江省）西南（熱河省，興安省）所謂東西南兩大鴉片生產區的集中主義。這樣易於監督，又可隨時封鎖，封鎖的意義，對內是防止義勇軍焚燬煙苗和烟土，對外是掩蔽國際人士的注意。（二）在統制種植的地區內，由專賣公署派遣專門技術人才，指導農民，從事種植，

俾種植的地區，逐漸縮少，而產量逐漸增加。每年全境栽培面積由專賣總署規定，通知各省長實行，各省長考慮管下各縣的實情（治安，交通，經濟，軍事），指定面積的分配，再向各縣長指定農民辦理所謂栽培許可手續，平均每戶許種一畝至十畝，除了出產的煙土，按量納關稅以外，而種煙的地畝，是都要徵收特別稅的。

（三）梅毒的傳播

日本又怕僅只毒品一物還不足以陷害中國人，又在各烟館中設有女招待，藉其招待的力量誘陷中國人。如單在哈爾濱一市，現在的烟館便共有八十所之多，女招待共有二千四百人。

日本自朝鮮或本國運到許多楊梅病毒很深的妓女，在東北廣設娼館。因為娼館設得太多了，日本已有病的妓女不够用，便又向東北鄉村中強索年輕貌美

的婦女去做娼妓。在撫順東邊的高家屯，駐有留守的日兵五十名，見村長的女兒美麗，便向村長強索二十名少女來供使用；村長無法，只好由村中公款三百元一個的價錢，買來少女二十名當差。這二十名少女經這五十名日本兵姦污後，便充作官妓，在村中設立了一家娼館，廉價賣淫。

所以娼館與賭場是有聯帶關係的。在東北，賭博又是公開的。最流行的是「花會」。「花會」共分三十二門，好像押寶，如能押中，則賠卅倍。窮的富的，因此傾家敗產的不知有多少。

所以在現在的東北，任何一處都可見到許多煙鬼賭徒。這些賭徒與煙鬼，是法律承認的「順民」，因為他們太多了，真弄得良民也無法安居樂業，朝夕都要掛念着他們的搗亂。

第三節 暴行與奸淫

(一) 強婚與強奸

日本佔領東北後即移去許多韓人，嗾使他們到鄉村去找太太。他們找到對象之後便報告日本官廳。官廳接到報告，便對他擇得的那家，發出命令，這婚姻如此便算訂定。結婚用「倒踏門」的辦法，便是朝鮮的男人嫁給中國的女人。過門後，朝鮮人便算家主，一切財產都歸他支配。對於中國女人，他們是可以隨意打罵的。去年一年，在榆林縣的鎮店村，曾有十六個女子因不堪虐待而自殺：七個上吊，五個投河，四個吃火柴。

在現在的東北，各縣都有日人作指導官。日人指導官，是時常要到鄉間去巡視的，所至各處，男女老幼，一律都要全體出迎，好好服侍，無論吃飯住房

，村中都要竭力供養。所至各處，任意騷擾作出許多橫行無理的事來。

岫巖縣縣指導官尾崎的助理員偏山，一日到八區達道峪村巡視，在村中飲酒大醉，見村長朱子揚的女兒貌美，便說：「看你女兒倒有點小命，今天遇到我，就給我作了二房太太罷！」村長的女兒已經定婚許人，不肯答應，偏山酒醉之中，脾氣大發，便拿出手槍，立刻將朱某擊斃。朱女以父仇不共戴天，即在偏山威逼下，強裝應允，忍痛與偏山共宿，任其姦污，朱女待偏山熟睡後，即解下偏山所帶手鎗，將偏山擊斃，隨後亦發槍自盡，日方聽到偏山的死情，認叛民作亂，即發兵一連，將達道峪村圍住，用礮轟擊後，再用火燒掉。村民有向外逃的，日軍又用機關鎗掃射。據附近村民所知，此次殘遭殺戮的人，男女老幼一共有四百六十多名。

日人軍隊出征，例來是有隨行官妓的。可是駐在東北的軍隊，現在就不必費這末多的事了。因為所謂「皇軍」者，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向老百姓取給，所以少女也在明目張膽的徵集中，並不例外。

散佈在各城鎮的「皇軍」，現在竟公然命令四鄉村長供給少女以滿足其獸慾，這裏有多少良家的少女，在獸慾之下被犧牲了，是無法統計的數目。

隨着少女犧牲的事情，也附帶着屠殺的事件出現，興京縣的某村長，受「皇軍」的命令，供應少女二十名。某村長，不忍全村的少女被犧牲，通信使村中的少女逃避，另找了二十名老婦塞責。「皇軍」一怒，就把某村長槍決了。該某村長被鎗殺之前，毒打了一天還罰令在院中跪了一夜。鐵嶺某村，村長不忍本村的少女供禽獸蹂躪，又要顧全自己的性命，乃出錢買了二十名妓女，事被「皇軍」發覺，毒打一頓，又罰洋三千，才把這位老村長的性命留下了。

岫巖縣大桃沟村，有一次遭日軍的蹂躪，婦女大受奸淫。大桃沟村住戶劉某及其二子被殺，而長女及兩個媳婦則被四五十名日軍輪奸，長女不堪蹂躪，次日即一命嗚呼，兩個媳婦也因受辱過度不能動彈，且因羞愧不能見人終於服毒自殺。

爲了制止義勇軍的反抗，東北各村又時常分駐了許多憲兵。這憲兵駐在村中，所有一切需用物品，完全由該村供給。而且他們任意胡爲。見誰家的姑娘漂亮便可回來同宿；見誰家富有便可向該家索借金錢。他們說是保國衛民，是剿匪，但他們比土匪反而厲害萬倍！因爲人民對土匪是可以反抗的，而他們却是名正言順的「皇軍」！

第四節 殘殺與酷刑

(一) 殘殺的恐怖政策

在現在的東北，人人說不定何時會喪命，所以夜睡也不很安。日本在東北佈置有無數的密探，專門偵查「歹人」，所以各店鋪的人，幾乎不敢自相談話，因為外面隨時都可以遇到密探，稍一不慎，便會被抓去處死——東北人說話都不自由，時常要防備着有人偷聽！

但被抓去處死，如真有反日的說話或行動，那還罷了，有好多密探，因為要買好長官與取得賞金，任意亂報，所以對於日韓人或東北流氓的橫行與搗亂，良民只有忍氣吞聲的去忍受，因為如一旦開罪他們，他們便「私仇公報」，會暗中告密，將你抓去，在這樣浪人的天下中，良民真沒法過日子！

每年日本在東北有兩次大檢查，一次自四月至六月一日，一次自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一日。在這檢查期內，總有不少的人慘遭殺戮，因之東北人使叫這兩個時期爲『犯罪節』。遇到這種大檢查，非但許多良民要被殺，即有許多漢奸也時常因受嫌疑而被殺。

爲了避免「匪犯」的嫌疑，許多城市中的人，星期日簡直不敢在家中休息，因爲在家中休息，日本憲兵便會猜疑你又在作什麼陰謀，作什麼反動的計劃！所以現在的東北，每到假期日，街上便可見到許多無事閑走人。他們雖然勞累也不敢休息，他們必須在街上把時間消耗了！

在現在的東北，法網密佈，魂夢難安，真所謂「身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你雖欲甘作順民，但「事不由己」，仍不免時常要遇到殺身之禍。

黑龍江教育廳長的一個兒子在英國留學。去年給他父親去信說已經補上國

民政府的官費，告訴他父親再不用掛念。來往東北的信件日人是要檢查的，日人檢查得這封信後，暗中記下，即又將原信封好送去。該教育廳長接信後，因為怕生意外，便將那封信燒掉。可是不多幾天，便有十數名日本憲兵，到該廳長的私宅中去查問這封信，問問是不是已經接到。該教育廳長不敢承認，便被日本憲兵抓去，下落不明。

東豐縣城住戶黃延祖，在縣立第二小學任體育教員，黃君有一個兒子名叫繼先，年方十一歲。一天在街中玩耍，遇見二個日兵，日兵當即發問：「是日兵好還是中國好？」那孩子答說：「日兵好」，日兵聽後十分喜歡，便又問：「怎麼你知道日本好？」那小孩即答說：「我父親說：見日本人便要說日本好，其實還是中國好，日本却是我們的敵人。」日兵聽後大怒，即將黃延祖捕去大加毒打，幾乎喪命。後經多人保釋，才算了事。

龍江縣有一位李姓老翁，充任龍江縣長，已經六十多歲了。有一個兒子在北平朝陽學院讀書。去年李氏子去信大概告他的父親說：「父親高壽殘年，家中不缺吃穿，何必再碌碌受迫，爲人牛馬？……」過山海關時被日軍查出，當即將該老翁捉到，放在麻袋中，向空中亂投，這樣一起一落，便將這六十多歲的無辜老翁，活活的摔死。

黑龍江有位大夫，被義勇軍請去治病，不知間遺留下一張名片在那村裏。日人將該村剿滅後，見了這張名片，認爲該醫生與義勇軍有勾結，便將該醫生抓來，衣服脫得精光，塞在一個滿釘着洋釘子的箱子裏，放在十字街頭，要每個過路的人都推轉三繞。該醫生在箱內痛呼連天，日人則在一旁拍手大笑。那位醫生，就這樣的殘遭日人的凌遲處死了！

因爲這樣，所以在東北的人誰都不敢用名片。一舉一動都要提心吊胆，東

北同胞的一行一動真比走刀山還難。

日本在東北。密布法網與任意殺戮，從日本官方所辦案件之多也可以看出來。自二十三年至廿五年，單只東寧一縣的警察派出所所辦的案件，便有三百七十多件！

（二）殘酷的戮殺方法

日本深恐東北人民私懷異心，有所反抗，施行暗殺的恐怖政策。在現在的東北，時常有好多人突然失蹤，不知下落。這些人，無疑的都是被日方暗中捕去，秘密殺掉。

至於殺戮的方法，自然是非常殘酷的。據云殺戮的方法約有如下幾種：

（1）活埋：日本提到犯人，便命令犯人自己掘溝，預備活埋。溝掘好後，便命令其他的犯人把一人捆住頭朝下放在溝裏，然後填土。加此令犯人自行動手

互相活埋，一直繼續到僅餘一二人。這餘下的一二人，日本用刺刀穿腹處死。活埋時，日軍在一旁持槍監視，看到被埋者兩腿亂行掙扎，他們便拍手大笑。

(2) 餓狗：日本軍隊中養着許多軍用犬。日軍常從監獄中提出若干犯人，將兩足捆住，然後於相當遠處，放犬去咬殺他們。中國人痛呼連天，日人則大笑取樂。——日人暗殺人後的尸體，多半是用來餓狗的，這些狗不吃其他東西，僅吃人肉。

(3) 倒懸：日人常將犯人衣服脫得淨光，然後用繩索縛住兩足，頭朝下腳朝上倒掛在大樹上，這樣便將人活活吊死，在寒冷的冬日，更常常如此。

(4) 電磨：是一種磨人肉的磨子，多在河邊。日人將犯人捉到後，放入這電磨，立刻便成肉漿。這肉漿用河水一沖，便蹤跡毫無。

(5) 投河：方法是將犯人裝在麻袋中，塞以大石，然後投入水底，活活淹

死。

(6) 釘釘：方法是將犯人的手心與足心，用大洋釘穿過，釘在牆上，這樣便將他活活的釘死。

(7) 灌湯：日人將犯人的腦袋塞在湯中，這樣便將人活活地灌死。所用的湯，有冷水，有開水，有辣椒水，有時還用煤油。

此外，用鐵鉗將指甲取去，用針刺指尖，用火燒，……都是日人常用的刑罰。

原來亡國奴是比鷄狗都不如的呀！

(三) 酷刑的實例

一個哈爾濱的旅行者目擊過日本酷刑的慘狀，茲特爲介紹於下：

兩個囚徒被他們反剪着手從廊道裏拖過來，擁進拷問室，站定了。在幽幽

的電燈光下，我看出他們兩個原該是很結實的青年，但現在都被弄得瘦弱疲憊不堪了。他們的臉上全是傷痕，一個還在流着血。都穿着薄薄的被拉破了的夾衣，顛巍巍地站立着。

「倒底簽不簽？我原就說，不要反抗，簽了就什麼事也沒有了，你們不聽，嘿，不聽自然也只得由你們不聽好囉！」

特務段長這時露出了一臉的陰險，彷彿已和剛才另換了一個人似地，帶譏嘲帶威嚇地這樣說道。

「說呵，簽或不簽！現在限你們在一分鐘內答復我。」
他們兩個一個也不做聲。一分鐘過去了。

「怎麼樣？簽不簽，今天？」

「不簽！」他們兩人同聲堅決地回答。他們的勇敢逗得我神經幾乎錯亂了

。一屋子裏，除掉特務段長自己，我們都是中國人呀！但我們九個人都被踏在他一個人的腳音下了。他把他們兩個的手捆住了，把我們兩個監視住了，而又命令其餘的五個舉起實彈的手鎗對準着我們四個！我的眼淚滔滔向肚子裏流。

「那麼，照樣地來吧。」他吩咐了一句。

兩個人被放在一張特製的長而闊的木橈上了，他們的手和腳都迅速地給紮在橈足上，末後段長似乎爲表示殷勤，特地跑下來把兩塊備就的黑布蒙上了他們的眼睛。說聲打，警察們就用一條很沈重的木棒在他們身上亂抽起來了。

由於過甚的痛苦，他們沒有放棄呼叫的本能。他們痛極而發出慘絕哀叫的聲音，他們的每一個淒厲的模糊的字音都摧裂着我的心肝，我的靈魂，我發覺我的同伴已經淚流滿面涕泗滂沱了。

「簽呵，到底簽也不簽？」

特務段長命令打手暫時停止一下。就在這時候，他又提出了這麼一句相同的話。「簽了字，我可以馬上放你們出去。」

他們雖呻吟着，却鋼鐵一般地搖頭表示他們的堅決的拒絕。

「好吧，重來一個。」特務段長臉上漾出了殘酷的微笑，同時他又用他那勝過狐狸的狡猾的眼睛向我們做了一個鬼臉。

於是第二次的拷打又開始了，他們以一個長嘴的茶壺裏倒出水來往他們仰躺着的鼻孔裏直灌，同時，又用一根特別的鋼條插在他們的雙脇間磨觸，這使他們的慘叫更顯得厲害並且困難了。「弄死我吧，弄死我吧，弄死我吧……」

當這次的拷打停止後，他們已經不能離開凳子站起來，他們已經失去了行動的本能。

「還簽不簽？現在？」無疑的，他們是要堅決地拒絕了。

野獸似的特務段長今回突然變得憤然大怒了。「不簽，我一定要做到你願意簽的地步，來呀，用針！」

在這時候，他又向他們實行了一種新的拷打的方式。他叫警察，用裁縫用的尖針刺入他們兩人底指甲下面。由於這種慘忍痛楚，他們喊出了一種非人似的叫聲。我的同伴突然失聲，哭叫起來了，我禁不住也發出了從所未有的絕叫，但那野獸立即命令警察們用手鎗來禁止我們發聲。並且用威嚇的調子說道：

「不要做聲，否則——」

接着他再跑下來，走近他們兩人的旁邊，如像什麼也不會做過一般地，悠悠說道：「怎麼樣？簽了吧。」

雖然他們逐漸地喪失了他們自己的自由，但是，他們是鐵硬地決定了不在那野獸們預先作好了的調查書上面簽字。

「我……寧……願……死……」

「我……寧……願……死……」

他們兩人以同樣的言辭答復了野獸的要求。

但當他們用火紅的熨斗開始烙燒他們底足踵時，我們便喪失了知覺。……我們被他們拖到原來的屋子裏水門汀地上躺着。

第二天晚上我們正在朦朧地做着絕望的夢時，我們又被拖到了昨夜審問的地方。審問的人已經換了一個，仍是八字鬚，臉貌則更兇惡得多。後來我們知道他就是副段長，由「友邦」憲兵隊裏挑來的。

他仍叫我們做了拷打的觀客。

這回是一個中年人，粗粗的身體，生來一副倔強的性格，他的罪名是說他曾經參加過義勇軍。他不願簽字。

「當真不簽？不要後悔呀！」

他搖搖頭。

拷打立刻開始了。刑具是一個五金屬的箍子，他們將它戴在他的頭上擰緊，擰緊，他放聲叫了起來，（是新被抓進來的罷？他的聲音還這樣粗大呢），他的頭骨快要漲裂了。

拷打停止的時候，他再次堅強地表示了不願簽字的決心。

於是，那兇惡的野獸遂命令他們把他的腳倒懸起來，頭部吊在下面，用胡椒水由鼻孔和嘴倒入，同時並以牆當作一個可怕的劊子手，把頭拋起向牆上碰撞，碰撞……

當血水濺滿牆壁並滴上我們的衣襟時，我們又失去知覺了。

我們的時代回到了上古，我們的文化退回了四千年的歷史，我們的敵人是

一羣最兇惡的野獸。我們是闖進了一個非人的世界。

我們就這樣被他們囚禁了一個星期，做了十一次酷刑的觀客。終於因毫無證據，而得到釋放了。然而當我們從段本部走出來的時候，我們幾乎已是一些殘廢的人了，我們還並未受到拷打呵。

在我們的生活中，將永遠不會忘記那恐怖的夜，以及沒有完結的審問和最痛苦的拷打。我們將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夜間從不幸的勇敢的鬥士口裏發出來的撕裂靈魂的慘叫聲。

幾千百萬像我們這樣的人，現在還呻吟在整個東四省各地的監獄裏，憲兵隊的地下室裏，他們高呼着：

「我……寧……願……死……」

「我……寧……願……死……」

這種悲壯的聲音終將衝破堅固的地獄的牆壁。

第五節 奴化教育

(一) 教育的統制

現在東北的教科書，已經完全修改了，歷史由遼金時代講起，關於中國史隻字不提，將使中國人再不知道自己是黃帝子孫。如初中一年級講本國史，第二年便講日本史。至於修身的模範人物，也完全是日本歷史上的有名人物，最近又規定以日語為標準外國語，成為每週六、七小時的必修科。「日、滿親善」呀，「大亞細亞主義」呀，「感謝友邦之扶助」呀……滿書都是這些東西。

在校中，小學生少有愛國行動的嫌疑，便橫被毒打。但只此還不算完，還要責罰校長，因為他們說：這是大人教育小孩的。

現在東北的各小學及專門學校，都有一個日本人作副校長，學校中的教員日人也一天比一天的多起來。這副校長，對校中事務有處理的全權，有許多事經他手中辦過，校長及教職員多半是一點都不知道的。

在學校裏任事的中國人，時常要被日兵傳去問話，搜查；又時常被捕或失蹤。在校中受日人的嚴厲監視，說不定何時會犯罪，所以一點都不敢有所動作。又因為日本排斥漢人，常常大批的撤換中國人，所以他們多半抱着「五日京兆」的心，持着「無所謂」，但求敷衍的態度。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學校上課實與不上課一樣，開學也不能進行課程。

學校用的教科書，又完全由日本官家發給，別種買不到也不許買。這發來的書籍，到來總是非常遲晚，有時學期已快結束，課本還沒有到。教員編的講義，又須先呈長春文教部的特務科檢查，批准後方能使用。許多教員因恐出言

傷身，所以多半不敢編寫。因為這樣無書可讀，許多學生在校中也便只有空度光陰。

（二）教育界的奇聞

東北的高等學校如大學及專門學校之類，現在多半奉令停辦了，因為照日人說來，中國人只可受小學的工匠教育，是不配受高等教育的。也正因為這樣，現在東北的中小學中，勞作的科目特別加多，每天都要學生到街上去掃馬路，清陰溝，校中燒飯打水許多事情，也完全由學生去作。

東北的教育，完全依照日人的意旨去辦，是澈底的奴化教育，他將使中國人甘作日人的馴順牛馬，再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可是雖然如此，日本尙覺不足，要對現有的教育橫加摧殘。

（一）去年五月二日浦儀訪拜日本天皇歸來，有一封「回鑒詔書」發表，

裏面完全是講的「日、滿親善」「民族協會」一類的話。這詔書凡學生都要能背誦的。該五月二日並定爲「訓民詔書紀念日」所有東北學校都要舉行紀念。岫巖縣基督教會私立之匯文小學在舉行紀念時，遇到「向皇宮遙拜」一項，該校師生因爲是基督教徒，不願下跪。縣政府的日人參事官便大發雷霆，立令該校停辦，且羈押該校全體教職員。

(二)去年夏天五月廿五日，救國軍第四路指揮曹國士等在鳳城縣境與日軍接觸，日人派大批軍隊將該義勇軍打走後，即大行搜索。日軍守備隊長搜索到九溝峪時，到學校中去休息，見該校校門室內張貼有如下這類的標語：「青年人生當如流水，遇着障礙越過去，」「青年如夜入深林，須左手提燈右手提劍。」便問校長說：「這標語寫得很好，但不知是誰寫的？」校長不知牠的惡意，便將寫者韓佐周的姓名告訴他。該日本軍官去後，不幾日，韓某便被捕，

下落不明，該校亦奉令停辦。

(三) 教育界的摧殘

在日人這樣的摧殘下東北的學校是大見減少了。依照官方統計，「九一八」事變前東北中小學有兩萬一千所，事變後則激減至一萬四千所，到去年則更減少至八百所了！日本將使中國人都變成一無所知的混蛋！

對教育的摧殘，最殘忍的尤其是對知識份子的橫行殺戮。茲舉幾種事例：

1. 齊齊哈爾第一師範的體育教員王柱華，音樂教員崔士奎，第一中學校長王紫卿，體育教員王文彬，工科職校體育教員劉古學，商科職校體育教員麻秉鈞，女子師範國文教員厲通綱，日文教員胡超凡，附小主任楊樹德，一師附小第一部主任李保全，第二部主任張永，私立龍江中學體育教員徐君，第一師範學生劉珍等四人，女子師範學生馬文鴛等二人，市政局股長劉嵩山，民報社長

王甄海等七人，教育廳體育股長姜廣年，科員鄭炳寰，視學厲通維，這些人同時被捕，五人被鎗決，其餘的公務員被判了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學生被判六年的有期徒刑。一師學生楊潔華，北大畢業生李維周等，無緣無故，竟然失蹤，不知下落。其他未被捕的學生和教員，也說不定何時會犯罪，再也不能安心上課。他們時常被憲兵傳去問話，書籍衣服也時常被日兵三番五次的檢查。

2. 去年夏大暑假前數日，岫巖縣大石橋日人守備隊長提茂經析木城路過時，到該村學校中去看，在教員室內發見二本茅盾著的追求與幻滅，即以爲該校教員吳某是思想犯罪，當即抓至警察分駐所，後來去落不明。

3. 岫巖縣教育股長王某，去年春天三月底，自北平接到同學王某的一封信，詢問王某之子何以不來上學。該信不幸被該縣特務指導官野口檢出，即以爲王某勾結反滿抗日份子，當將王某捕去，處以極刑。

第六節 壯丁的剝奪

(一) 抵抗與防範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有熱血不甘作奴隸的民衆，常常組織義勇軍，揭起抗日的大旗。在這面大旗之下，反抗的勢力風起雲湧，不久就佈滿了東北的各鄉村。接着，更因敵軍蠻暴的殘殺，強迫收租收槍，以及日韓浪人強佔民田，又迫使無田可耕無屋可居的人民，不得不走上反抗的途徑。於是，義勇軍的威力愈來愈擴大，所以曾經有個時期，敵軍的足跡不能越出都市一步，他們對於義勇軍的勢力只有側目而視。

東北義勇軍的雄厚勢力及其發展，當然是敵人的大威脅。他們要達到侵略的目的，第一步就必須先施行毒狠的手段，肅清義勇軍。於是遂有離奇的歸併

村莊的辦法。

都市縣城以外的農村，都是義勇軍活動的地帶，所以他們要肅清義勇軍，就想到了歸併農村。歸併的辦法，是通令某某某村莊，於某日搬家，到了這一天，敵軍就到這些村莊去燒房，這樣好多不忍捨棄祖業的人，都被敵軍擲入大火中，與其祖宗遺留下來的房屋，同歸於盡。被驅走的人們，無疑的就流浪到都市中，作飢餓線上的一員，等待着凍死，餓死。

這種歸併農村的慘舉，在遼寧的東邊一帶極其普通。

在九一八後的三年，遼寧撫順的楊柏堡，全村被加上勾通義勇軍的嫌疑，這一村的三千多老幼，被驅到一個山坡下，完全被機關槍掃射了。

日本帝國主義之防範在東北民衆之反抗的辦法中，還有一種更加離奇的辦法，稱爲「移大同」的新移民制度。日人因爲恐怕壯年的中國人受了義勇軍的薰

染，腦子裏種下抗日的思想，所以把一切壯年的農民，一律強迫移居於一個地方，四圍用鐵絲網和戰壕圈圍起來，避免他們和義勇軍來往，日夜均派人嚴密監視，并督察工作，日本之用心亦可謂無微不至了。

(二) 徵兵與保甲制度

日本帝國主義者素來利用「以華制華」的政策，遂行其侵略野心。自民國廿五年一月一起，就利用「偽滿洲國」實施徵兵制度。大縣每縣徵一百名，中縣徵八十名，小縣徵六十名。除了這些定額的強役徵兵之外，日人又常到處隨意抓人充軍。這些抓來的軍隊，多半是開到俄偽邊界，預備日俄戰爭爆發時當作砲火。目前華北及淞滬戰場上日軍最前線的衝鋒，就是用這種軍隊作內盾的。

日本徵調各村十八歲至四十歲的壯丁，訓練民團，每人都要受六個月的軍事訓練。這種民團設是用於剿匪，但在他們的目中，義勇軍就是土匪。所以義

勇軍的用途不是用以打義勇軍，就是強迫來對中國作戰。

爲便於徵兵所以又厲行保甲制度。其方法是十家爲「什」，百家爲「伯」，各置什長伯長。保甲各家互相連保，立有證明書，如有一家犯罪，全什全伯都受處罰。這方法既便於徵調壯丁，又可防範反抗。保甲各村時常有日人招集翻話，說是宣佈王道，強迫人民去聽訓。各保甲村莊還須訂買若干份日本的御用書報，書報上滿紙都是些「日滿一體」，「大亞細亞主義……」一類胡說。

(三) 徵工築路

日本爲了便於運輸軍隊，以統治東北的人民，遂大修汽車路。普通的路寬三丈，地基用三尺厚的大石砌成，上面覆着沙土，修路石料，完全由各村分段負擔，雖是離石料很遠的地方，也必得費九牛二虎的力量，把大石搬來，墊上這三尺石底。這修路的浩大工程，全由日人強徵的民伕來作，凡十六歲到六十

歲的人，都在被徵之例。這工作，說作就作，是不能絲毫遲延的。所以那怕你田中有已熟的禾稼急待收穫，也須先把這「皇家」的「聖政」作完，回來再做自己的田畝工作。因為這樣，所以常常有許多良田橫被荒蕪，去年九月中，廟境南馬峪村的村民，便因被強徵去作民伕築路，以致使大好的秋穫熟爛在田地。築路時由日人作指導長官，任意鞭打，自早家常便飯。去年十一月天氣正冷時，地已凍得冰堅，日本又強徵呼那寧縣的人民去築路，縣民起來反抗，經過三天的衝突，農民大敗了，有三千多人被殺。

海城二區轄境的蟒洞峪經遼陽境至琪盤嶺的路，前後已經修過十一次了。從前抽調當地的民伕來修，後來因為人多逃亡，不足分配，便把百里以內的民伕都調到那裏工作。這些苦工，非但沒有一些報酬，而且還要自帶糧食吃用。

這築路的工作，不但壯年男子被徵；有時路政緊急，連老太太也在被徵之

列。她們雖然不能親自動手，但可以手持燈籠照亮，以便其他人員在夜間工作。

撫順縣楊柏堡住戶李德先，被強徵去築路，因為母親病急，私自回家，當被日某查出，以為是私自脫逃，便被日人抓到官裏，橫遭毒打。待經保釋放出後，李某母親已經病故，李於氣憤之餘，手持菜刀，將日人築路「指導官」殺死，後被捕去，用大釘釘死。

第七節 日常生活的不安

(一) 浪人的滋擾

在東北的日本浪人，仗恃他們特殊的地位，時常到各鄉村中去尋是找非。前年八月，錦州東面，李家莊便有韓人二名，帶了小學日文書廿多本，強迫村

民購買，村人沒有辦法，結果給他們每人五十元，才算了事。

日本浪人，又常到各處去強賣「御影」（薄儀像）。像的價格，視買主財產的大小而定，普通三四元不等，有時竟多到四五十元。據說這是表示親善的不能不買。

此外，又常有日本浪人在村中橫行勒索。他們常找尋村長，說是遺失了東西在村裏，是村人拾去的，村人一定賠償出來，才算了事。因為他們說：「在王道政治下，路不拾遺，那能隨便亂拾東西？」

浪人滋擾爲害之大，日本人也承認，盛京時報不也這樣的說過嗎：「最好不允許浪人來，少了一個浪人，勝過打殺十個胡匪」。也可見事實之一斑了。

（二）「夜不閉戶」

日本唯恐人民與義勇軍勾結，故常常對民衆的居室大加檢查。這種檢查，

多半實行在夜裏，居民睡在夢中，時常要聽到日本憲兵去打門，開門必須很快，少有遲慢，便遭毒打，因為日本生怕你在作什麼準備。檢查時翻箱倒籠，任何處都要隨意亂翻。對於女人的任意調笑，自是家常便飯。如在撫順城內，去年九月初有一家過喜事，洞房花燭之夜，新娘竟受日軍翻來覆去的玩弄。該新娘羞愧難當，竟至吞火柴自盡。

因為這樣，所以許多人晚上簡直不得不開門睡覺，或者多數人輪流值更。現在的東北，真是「夜不閉戶」了！

檢查在白天也是常有的，日本憲兵到那裏查問：如「你家有幾口人呀？」「作什麼事情呀？」「掙多少錢呀？」……言語少有支吾，便遭毒打。在日人翻箱倒籠的檢查中。遇見喜歡的東西，強行拿去自是常有的事。

東北人的行動，現在是備受限制的，路上滿佈了日本憲兵警察，到處嚴查。種種查詢，非常嚴格，言語少有支吾，便被囚禁毒打。一般鄉民，因為不慣於這陰森的檢查，以致往往不免態度侷促。日軍見此，便以為有胡匪嫌疑，加以拷打，好多人受刑不過，「屈打成招」，便被日軍當作胡匪。開原縣曾有陳某一人，年廿三歲，以農為業，剛才完過新婚，到親家去，途中行經警查所，恰遇日軍嚴查義勇軍。日軍因見陳某束紅腰帶一條，便認陳某為大刀會員（東北義勇軍之一派），當即陳某捕去，嚴刑處死，因為這樣受冤而死的，日有所聞，實在不知多少啊！

日軍在路上檢查行人，如帶着金錢值錢東西，他便貪財害命，往往強誣該人是胡匪（義勇軍），殘加殺害。下面是一個東北逃亡歸來的同胞的談話：

「那一天我路過清店村時，又遇着兩個日本憲兵前來查問。他們要我跪在

地下，自己一件件地把衣服脫下，好看看裏面是不帶着「私貨」。那時正是三九天氣，冷的厲害，我跪在地下半點鐘，兩腿幾乎不能動彈了。北風吹得如刀樣刺人，他們欲叫我把身上的衣服全脫光。他們聽我口袋裏有洋錢的響聲，便叫我說，「好！你這東西！怎麼帶私貨不先報告明白！」我說：「我那裏有什麼私貨？」他們之中的一個便拿起手仗，照我的頭上「各各」就是一下，嘴裏還說：「有私貨還不承認？再不走打死你！」我知道他們是有意詐財，便忍痛起來逃開了。上身衣服沒有了，好些年積來的廿三元也被他們拿去，逼得我沒路，當時真恨不得與他們拚了。跑了十多里路，到一座山旁，身上冷得已不覺什麼，眼前直發黑，天又晚了。心想怎麼也是完了。幸而却遇到一隊義勇軍，我把經過向他們說明，他們便把我收下，這才算逃出了這條命。……九死一生，我真想不到現在還能在人間。」

到達一地之後，且須立刻呈報警所，稍有遲延，也有因受疑喪命的危險。所以在現在的東北，幾乎是一步不能走動的。

日本鐵蹄下的東北

版權
所有

編著者

宋斐如

出版者

戰時讀物編譯社

發行者

戰時讀物編譯社

經售處

漢口 廣州 重慶 長沙 全國
黎明書局 生活書局 北新書局 明大書局 各大書店

上海四馬路中市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十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初版

每冊實價一角五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7562B

3-552



~~1733080~~